姑苏城内寒山寺

□李伟明

唐代诗人张继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让寒山寺在全国闻名了千余年。初次到苏州,下榻之处离寒山寺不远,于是决定抽空前往瞧瞧。

正是苏州最炎热的时候。除了空调房,没有一处不是热气腾腾。苏州原本就是一方热土,这些年更是蒸蒸日上的热,虽然行政上依然只是个地级市,在经济上,却几乎可以比肩直辖市了。又因为历史厚重,文化遗产丰富,它同时也是一线旅游城市。所以,城里人多,便不在话下了。而市内各种大大小小的景区,自然也是游人如织。

寒山寺也不例外,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这种天气也挡不住这么多人的热情,可见,怀着我这种“眼见为实”的心情的人并不少。

“寒山”并非山名,而是人名。寒山是唐代的一名僧人。他与同时代另一名僧人拾得曾经留下过一些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我总觉得怪怪的,就如同他们二人的名字。最著名的当数他俩之间的问答名句——“寒山问拾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十年后,你且看他!”这种处世哲学,类似于后世的“心灵鸡汤”,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但我觉得凡事因人而异,并无统一法则,比如对世人的某些恶行,岂可一味以忍让应付?反正我是未必把它奉为圭臬的。国人喜欢卖弄文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在很多时候,不过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而已。

寒山寺之古,却还要早于唐朝。它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年间,初名妙利普明塔院,称为“寒山寺”则是唐代的事。时过一千五百年,寺院当然经过了多次重建。建筑不是当年的建筑,文化却一直传承下来,寺院的影响力因此保持至今。

今天的寒山寺,早已不在姑苏城外了。今天的苏州,人口千余万,已是全国有数的大城市,何止当年“姑苏”那么一块地方。城市的扩张,使当年的乡野再无踪影。这当然不独是苏州的情景,大多数城市都是如此,加速度扩容,大量虹吸人口,而经济发达地区尤甚。所以,在这种走在时代前沿的地方,还能看到众多古迹,便显得更为难得。

虽然在城里,河流却还是有的,甚至不乏拱桥,而且就在寺院之内。当然,张继当年的情景是绝无可能再现了。他那首著名的《枫桥夜泊》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枫或许还可再种,渔火恐怕无处寻觅。

张继写这首诗时,是什么心境?其时正是安史之乱期间,诗人避乱江南,触景生情,种种愁绪尽在寥寥数语之中。其时此地,不见繁华,只见萧瑟,与今日相比,何止天壤之别?根据有关资料,那时的寒山寺,确实在城外,而且寻常人家去一趟并不容易。刚好下榻的酒店有《苏州》杂志,其中今年第一期的《寒山寺的轿子》一文写道:“寒山寺离苏州城内最西面的阊门不过四五公里的路程……”“那时苏州人乘坐轿子游寒山寺是需要耐心的。即使从苏州城西距寒山寺最近的阊门石路起程,乘轿子到枫桥,起码得花上一个多小时。”至于更久远的唐代,自是无须多言。如今,若非文字见证,这些情景已然无法想象。岁月是个杰出的魔术师,它经常让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让你无法相认。

借着张继的诗句回想,当年的河道,大概有芦苇吧?两岸应该是杂草葳蕤吧?河上不仅有客船,还有渔船。那么,水里的鱼应该是鲜美的,捕鱼也许可以养活一家人。普通人家的生活当然是艰辛的,也是劳累的,但他们也因为生活简单,未必有当代人的某些烦恼,比如抑郁症之类的疾病,应该是没有的吧?

现在的苏州,和江浙这一带的其他城市一样,城里总是少不了纵横交错的河流。河里虽然还有船,也可能还有鱼,但捕鱼是不可能的。就算可以捕,这样的鱼,只怕也没人愿意吃了。毕竟,如今城里的河水,哪能和当年的河水相比?尤其是工业城市。人与生态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当然,城市也让人们失去了许多。

走进寺院,便知这其实就是一个“园林+寺庙”的景区。园林不小,但它只是苏州这座著名园林城市的其中一座,如果不是因为古寺,它未必有多显眼。寺庙的格局和其他名寺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因为它的知名度,香火甚盛。院中有诗廊,也有高耸的普明宝塔——当然是后来重建的。钟也是有的,但在城市估计不方便随便鸣起,尤其是夜半时分。

人多,现代气息就浓了。景区有人本是好事,但是,这种嘈杂喧闹的氛围,确实影响游客的体验感。我对寺庙一向找不到感觉,况且,这里的建筑,其实都是翻新的,连环境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这里,是很难找到古韵的。我想,这些东张西望的游人,大多数只怕和我一样,只不过是抱着“慕名而来,来过就行”的心态罢了。

说到旅游经济,我们很羡慕那些被一首名诗或一篇名作带火的景点。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也是一个地方极大的福气。现在的景区宣传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不知要投入多少成本。在大咖云集的唐代诗坛,张继并不算特别扎眼,也可以说是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成全了他——在正确的时间遇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种机缘太重要了。张继的际遇,显然连他自己也无法预料。今天的文人也别妄自菲薄,好好努力吧,也许某天,你的真情流露,也会成为后人的一笔财富。这便是文化的力量,它总是那么深沉持久,穿透力远超物质。虽然在寒山寺逗留的时间很短暂,虽然这里和想象有着相当的差距,但,冲着它既有的文化,走一趟,还是有意义的。

阳明路夜市街 欧艳芬 摄

标准钟遐思

□李禾丰

前些天,不少赣州市民在街头巷尾奔走相告,阳明路标准钟夜市街开业了,充满年代感的歌曲、舞蹈,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听此消息,我竟对标准钟生出几分遐想。

标准钟楼始建于1952年,彼时新中国成立才三年,百废待兴,赣州城建设亦复如是。我虽未亲见其建造,却听老一辈人讲过,那时人们是如何聚集在工地周围,仰望着这钢筋水泥的骨架一日日拔高的。1953年5月1日,钟声第一次响彻全城,据说连贡江对岸的村民都听得真切。

钟楼高20米,6层,西式风格,四面皆有时钟,每天整点报时。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建筑,其后几十年间也一直是赣州的地标建筑。据说设计师潘金武借鉴了香港尖沙咀火车站钟楼的造型。这些细节,如今说来已无人关心了。现在钟楼下已是车来车往,人们匆匆走过钟楼,有的会抬头看下时间,却很少有人关注钟楼伟岸的身躯,它就像一位被遗忘的老者,默默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我年轻时曾在阳明路附近租住和办公,离标准钟不远。每日清晨,钟声穿过薄雾,将我从睡梦中唤醒。响6下,清脆而庄严,邻居阿姨便起身生火做饭;响7下时,大人骑着自行车,穿过标准钟,赶着去上班。钟声似乎掌控着全城人的生活节奏,上午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城里的人依此作息,如同遵循神圣的律令。周末,我常和几个朋友在钟楼边的小店喝茶,时不时仰头默数钟面上的罗马数字,听那齿轮转动的细微声响,幻想钟楼里藏着什么秘密。

钟楼所在,恰好是阳明路、和平路、解放路三路交会之处。解放路之前叫“中正路”,赣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将中正路改名为解放路。旧的时代落幕,新的时代开启,标准钟便是这样一个象征,它代表着新生、精确与秩序。

20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到赣州,钟表修理店、雕刻店、理发店、照相馆等个体户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书店、文具店、邮电所、红旗商店等生活配套应有尽有,标准钟楼周围成了老城区最繁华的地段。清晨,菜贩们推着板车早早占位;日上三竿,各色小摊便排满了街道。卖布的、修钟表的、刻章的、修鞋的、算命的,应有尽有。我记得有个卖糖人的老汉,总是在钟楼东侧支摊,他的糖人捏得惟妙惟肖,孩子们围着不肯散去。还有一个残疾人的修表摊,修钟表的技术非常精湛。如今想来,他们若还在世,应该都近百岁了吧。

后来,赣江路商业街兴起,大型商场陆续开业。人们购物不再局限于标准钟一带,那里的集市渐渐冷清。标准钟虽不再能支配人们的生活节奏,指针却依旧转动。当电子表、手机普及后,人们连抬头看钟楼的习惯也失去了,标准钟成了一个单纯的地理坐标。

前些年,标准钟停摆过一段时间,政府部门曾计划拆除标准钟以拓宽道路。消息传出,引起不小争议。一些老人联名上书,说这钟楼是几代人的记忆,拆不得。最终标准钟得以保留,只是周围建筑陆续拆迁。标准钟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显得愈发突兀。我曾见一位白发老者,久久伫立钟楼下,仰头凝视,眼中似有泪光。不知他看见了什么,是追忆逝去的青春,还是想起某个消逝的早晨的钟声?

如今,标准钟被美食街、网红店、打卡点这些时髦的词汇包围,人们在这里自拍,发朋友圈,却未必会听那整点的钟声。标准钟沉默地接受着这一切,如同它沉默地接受了过去的数十年。我有时想,建筑材料会老化,水泥会剥落,但时间在钟面上永远崭新。标准钟之于赣州,犹如一个固执的守望者,它不置一词,只是忠实地记录着时间,而时间最终会淘洗一切,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寞。

暮色渐浓,我下班时再次走过标准钟。工人们已收工,脚手架在夕阳中投下长长的影子。钟声忽然响起,响七下的钟声,悠长而清晰。这声音曾经雕刻过整座城市,书写着这座城市无字的编年史。几个路人下意识地看表,又继续他们的行程。

改造后的美食街会热闹一阵子,也许之后又会被新的潮流取代。唯有标准钟,仍将一如既往地站在那里,计算着赣州城的日与夜。它的钟声或许不再重要,但只要它还在,这座城市与它的记忆之间,就还有一条纽带。

油山之上

□兰洁

这些年,每年都会去好几次油山。每年的十二月是必去的,这个时候是脐橙成熟时节,去油山的脐橙林里,看漫山遍野金黄的脐橙,感觉是极好的。也很钟情夏天的油山,站在控制流域面积约九十平方公里的走马垅水库大坝上,似乎能感受到当年建设者的豪情万丈和宏大气势。

今年夏天,女儿高考成绩公布之后,我问她打算报考什么专业,女儿说:“我可以有我的选择吗?——肯定报考我喜欢的呀。”我说当然可以,明天我先带你去油山看一看吧。

七月一日清晨六点,我们开车出发。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去油山,并非有意为之,是刚好有这么一个时间,开车上路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一天,南湖红船上的星火,以微弱却不可阻挡的光芒,刺破了旧中国的沉沉夜幕。这簇火苗最终燃成燎原之势,将一个政党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史上。行走在这片淬炼过的土地上,百年沧桑凝结成土壤深处的记忆。硝烟虽已散尽,但风过处仍能嗅到铁与血的气息。俯身掬一捧黄土,指缝间沉甸甸的,是无数英烈凝固的青春。

我带着女儿先到了赣南游击词主题纪念园。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矗立园中,上刻“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碑”。在主题园门口停好车时,又来了三辆大巴车,原来是一群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来参观学习的。

油山,当年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如今成为红色文化与自然风光交融的乡村振兴文化旅游基地。我们一次次抵近你,你是以一种何样的心情在召唤我们?

也许这样的抵近,起始于很久以前的某一天,第一次听到你故事的日子,更或者,起始于我在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次读到《梅岭三章》的日子。

也许年轻人更需要这样的抵近。于是,我带着女儿先去寻访“陈毅隐蔽处”。“陈毅隐蔽处”在纪念园附近的山上,现在是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刚下过雨,一路上山道湿滑,走了约半小时,来到一处陡坡中间。“这里就是陈毅躲藏了二十多天的地方。”我指着前方的石壁告诉女儿。

石壁凹进去的一处空间,宽不过五米,高和深仅约一米,勉强可以遮风挡雨。上方是凸出的乱石块,四周长满了树木、藤蔓和杂草。就是在这个勉强可以容身的地方,陈毅隐藏了二十多天,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的绝笔诗《梅岭三章》,如今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澎湃。

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思绪纷飞:当年,红军主力部队长征以后,留在南方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以油山为中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女儿问:“改编成新四军?那油山就是新四军的发祥地了?”

是啊,油山是新四军的发祥地之一。据载,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主张。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南方各省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随即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与斗争……1938年2月,原赣粤边和赣南各县的红军及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这支劲旅纵横华中敌后,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功勋。”站在油山的最高峰,望着前方连绵起伏的青山,我告诉女儿:“抗战时期,你高中刚毕业的学校——信丰中学曾经也搬迁到了虎山。不仅如此,当年信丰许多青壮年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在抗日前线英勇作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开始,日本鬼子空袭信丰。1945年初春,日寇再次入侵信丰,战火纷飞,信丰县城的居民大都撤离转移到了乡下,信丰中学也不得不转移到地处偏僻的虎山乡龙州钟氏祠堂,开始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上课。可是,好景不长,1945年6月,日本鬼子开始向小江、虎山境内扫荡,刚刚复课三个月的信丰中学又不得不中途停课,被迫撤离龙州。

“老爸,我报考‘历史学’专业,你支持吗?”女儿突然对我说。我没有说话,和她同时举起了右手,相互微笑着,同时击掌。

从油山赣南游击词主题纪念园出来的时候,已近中午一点了,此时,山里的阳光明亮,从车窗向外望去,田野里的稻谷金黄一片,美丽安详。回望高耸的纪念碑,它静静地注视着一切——这片土地,已从战火走向繁荣,从苦难迈向幸福。

红色潋江绿水长

□邓京红

第一次看到潋江是在电影《翠岗红旗》里,那时我还小,只知道这是打仗的电影,并不懂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直到1983年国庆节,十几岁的我从乡下步行来到兴国县城,观看红军桥竣工通车典礼,才看到了真正的潋江。也就是这次以后,我才真正开始了解潋江。

前辈们说,潋江是红色的,她是兴国的母亲河,更是中国的英雄河。

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就住在潋江岸边的潋江书院,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和修订《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奇涵、萧华、鄢日新、胡灿、邱会培、谢云龙等四十八人参加培训。

1931年9月中旬,第三次反“围剿”刚结束,红军在兴国分散休整,兴国妇女赤卫军在潋江帮助红军洗衣服,遭敌机袭击,刘先桃等八名妇女洗衣队员英勇牺牲,鲜血染红了潋江。

当年,“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声气贯长虹。潋江河畔,武塘桥头,红色歌台高高耸立,“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为了保卫胜利果,快快报名当红军”……在“哎呀嘞”的兴国山歌声中,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雄赳赳,气昂昂,汇入到红军的钢铁洪流之中,演绎出“一首山歌三个师”的壮丽篇章。而后,一批又一批红军将士,也是从这里跨过潋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当年潋江之上唯一的小木桥,也就成了红色英雄史诗最生动、最有力的历史见证,被誉为“红军桥”。

在那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只有二十三万人口的兴国,参军参战就达九万多人,其中编入主力红军的就有五万多人。全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五万多名,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达23179人,烈士之多名列全国县级第一。

一寸山河一寸血,寸寸山河血染红。在潋江岸边土生土长的开国上将萧华始终没有忘记牺牲在这片热土上的英烈,1980年7月,他满怀深情地为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题诗:“热血洒潋江,浩气贯长空。青山埋忠骨,杜鹃争映红。”

连年的战火让青山满目疮痍,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光山秃岭和尚头,洪水下山遍地流,三日无雨田龟裂,一场暴雨沙满丘。”旱涝灾害频发,潋江频频告急,县城常常受淹……

1981年12月,萧华生前最后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沿着潋江察看,见县城东门外码头原有十八级石阶,经多年泥沙淤积已悉数被埋没,河床是满满的沙子,他心急如焚,返京后,写成书面报告,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将兴国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

重整山河换新天!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兴国人民,又像苏区时期扩红支前那样,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治理水土流失的人民战争,经过持续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穷山恶水。

如今,徜徉在潋水流域,水杉、水松、苏铁、银杏、南方红豆杉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在万绿丛中格外亮眼;红隼、游隼、云雀、白颈长尾雉,尤其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列为极危物种的黄胸鹀也惊艳亮相……潋江湿地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潋江国家湿地公园成为人们回归自然、休闲游玩的“生态城市客厅”,四季更迭,精彩纷呈。

随着两岸的紧密联通,工业园区、体育公园、商贸城、汽车城……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各领风骚;绿柳居、翠竹苑、香樟园、九里蓝湾……一个个依托自然环境而建并命名的江景住宅小区串珠成线,风情万种;小广场、小游园、各种亭台楼阁以及特有的“哎呀嘞”生态舞台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一座高品质的生态新城正在日新月异地成长。

蓝天白云下,潋江清澈见底,红鲤在水里悠闲地游,白鹭在江面优雅地飞。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潋江波光粼粼,五光十色,像一条记录历史的胶卷。潋江,带着绿色发展的希望,朝着充满诗意的远方,一路欢歌,奔向赣江,奔向长江。

春和景明 罗琪 作